

□ 值年园地

1949年全国解放，一个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新世界诞生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醉啊！我们办壁报，唱解放歌曲，热血沸腾。不久，进入1950年，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开始了，令人不知所措。

1959年1月，我所在的化工厂领导匆匆跟我说，要调我到西北的原子能厂，征求我的意见。这事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我不是党员，怎好到这种绝密单位去工作呢？但我知道既然领导作出了决定，怎么能拒而不去呢，我当然说同意。要搞原子弹我一窍不通，于是赶紧学习了《原子能工程原理》、《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基础》、《核物理学》等有关书籍。

起初两年在北京做准备工作，并参加原子能所103工程的建设。那个工程由刘允斌（刘少奇长子）、冯锡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和我三人为领导小组成员。过了几个月，西北工程要抓紧上马，而苏联又停派专家，于是将我调到第一分厂任副总工程师。1965年初工程竣工，试车投产，得出合格的产品，我的任务完成了。

1965年3月，我被调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继续搞原子能的研究项目。1975年完成了重点科研项目“放射性气体的净化处理”，为此被授予“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到1979年我已经60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将我从原子核所调到将要成立的环境化学研究所。不久又将这个单位移交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专门研究上海市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黄浦江、苏州河的黑臭问题。

1980年汪道涵任上海市长，他鼓励市建委和市财政局的负责人，利用世界银行

的低息贷款和赠款，与外国专家合作研究治理方案。环保局长任项目主管，我为中方研究人员领导小组组长，集中了环保局、市政工程局、市政设计院、同济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员与澳大利亚专家共二十多人，共同研究治理方案。我们决定以治理苏州河为第一期工程，该治理方案得到世界银行批准，给予贷款1亿美元和赠款约千万美元，由市政工程项目局主持设计施工。经过多年的检验证明，这个治理方案效果良好，黄浦江、苏州河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近年来，我经常闭目凝思，追忆过去，总结哪些是做得好的、对的，哪些是错的、遗憾的。人生轨迹是不能全然由自己来决定的，它经常受到时代的约束。

本人视力几近全盲，本文只凭记忆写作，无法查阅资料，因此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

2011年12月于上海

百年校庆有感

○汤惠如（1942化学）

每年校庆时，韶华往事忆。
物换星移逝，日见故人稀。
相顾无言对，欲语泪先垂。
满鬓清霜雪，风烛残年节。
学友复聚会，今生何惧悔。